

那些傷害我的花兒們

我想，我是摻雜了毒藥的泥土，她們在花瓣上歡快起舞的同時，泥土也附著在了她們五顏六色的鞋底鞋面。

二八年華的少女們啊，是多麼的光采奪目。在這樣的絢爛下，流淌著的是暗潮洶湧的惡意——而她們甚至沒能察覺到自己做著的事。

少女張揚著她們艷麗的花瓣，其實是在剝奪我生存的意義。她們在課室、在走廊，互相纏繞在一起。花瓣們爭奇鬥艷，在灰色的庭廊中散發著生命力。那點點灑落的花粉是花兒對我的、最後的垂憐。我跟在萬紫千紅的後面，一粒一粒試圖拾起那些粉末。因為我覺得，當我撿起了那些遺落的花粉，就能夠補齊我錯過的漏洞，補齊那些話題的代溝；能夠和她們一同享受一樣的甘霖，享受一樣的光芒。

我能和他們一樣，我能綻放成為花。

但時常，我深深感覺到，自己身處在她們之間時，卻感受不到那般，我理想中那樣熱鬧的氛圍——愈是紛鬧的騷動，愈讓我身體感覺冰冷。靈與肉脫離，我像是一縷遊魂，飄在自己肉體的旁邊，看著這齣被所有生物孤立的獨角戲。

我聽到了悄聲嗤笑。不是體內的震鳴卑微，是那些連葉片都扒不上花的可憐蟲。

因為家中的境遇，使我習慣阿諛奉承，我想盡一切辦法接近對我來說有利益的

人。於是這樣的經歷、學習到的待人處事，讓我在人際交往上受了極大的挫折。最後，在高一時被老師帶走，帶到在學校中一個安靜的柔色空間。

溫暖舒適的小隔間、體貼溫柔的老師，找到了我因同儕的緣故而百孔千瘡的深處，她拉我到柔軟的手術台上，消毒、切開、縫合早已遍體鱗傷的內心。

在這之後，我想，我要的朋友，只要是能溫柔待人的，我便知足了。盲目追求不屬於我的，不論是對方，還是我，到最後都是竹籃子打水。

也是從這時候起，醫生開的藥物取代了興趣，成為了我新的陪伴。當時醫生鄭重的叮囑我絕對不能自己隨意停止吃藥、停止療程、停止與諮商老師的互動。我點點頭，出了門，目光不自覺看向了路旁一閃一滅的燈。

「啪。」

我花了一些時間，適應我的日常必須擁有藥品、吃下苦澀、忍住嘔吐的慾望，才能夠維持這副身軀的運作。在還有辦法登校的日子裡，我要撐著過去，我要成為花朵，最挺拔的那朵。

只有吃了藥我才能正常的生活，而我的性格本也不適合和人一起、與人說話，平常隨意的打趣——我就是他們的除莠劑。可我又害怕孤獨，所以我努力靠近、迎合花兒，試圖讓自己能夠成為美麗花朵的一份子。

但污穢的泥土始終無法蛻變成花。

於是這樣相互折磨的日子，終於在一個平平無奇的下午爆發了。

「哇塞！原來你也會教人喔！」我揶揄著，笑著對那個女孩說。她是我們班，甚至可以說是我們這屆的中心人物，唯有幾點，便是她除了成績中流，也時常愛耍性子，不過周圍人早已習慣安慰她。雖然如此，我仍認為我和她的關係頗好，因為我時常教導她們課業、帶她們學習課本中艱澀的知識，那這樣的玩笑，應當是開得起的，因為我們是一樣的，對吧？而我也早已習慣了這樣嘲弄別人的日子，因為對方往往也會笑話我，那樣的氣氛是多麼快活。

話音一落，她看了我一眼，輕聲笑了起來，可當時的我並未注意到，她那未達瞳孔深處的笑意，也沒有看到旁邊同學尷尬的神情。而禮拜五就在這樣的打趣下，結束了和平的時節。

我徒徒長了一張嘴，可這張口吐出的話沒有鳥語花香、更沒有溫暖；而是臭氣，浸滿毒液的，荊棘刺。

這樣的荊棘刺，反倒成為了她們攻擊我的利器。

倒計時的亡鐘，緩緩隨著時間到終點時的槍聲響起。禮拜一，到了學校，我站在教室的門口。

冷冽的空氣在教室內流淌而過，撫過我的皮膚時，將一粒粒雞皮疙瘩抓了出來。那樣的氛圍不論如何都說不上舒適，座位卻又離門口那麼遙遠，使我寸步難行。

於是我狀似輕快的打了招呼，但回應的語句連個聲響都沒有。只有尷尬，使得話語消散在令人窒息的空氣中。

我的位置在最後一排的第二個，而前面的座位又因為教室空間配置的緣故，而決定空著。但這樣，圍繞在我周圍的，只有無視我，聚眾美麗的花朵們。

這樣的位置，完全可以說是沒有生路、是令人窒息的叢林，身旁圍繞的，全是準備將我吞噬殆盡的食人花。鼻子好像被花萼捏住一樣，被勒令未經許可，不準呼吸，於是兩顆肺部也開始失力。

她們放任我窒息、窒息，失去生命力。忽視了我這個曾經兢兢業業，提拔她們的恩人。

正因如此，我要振作起來，我要反抗。翻找藥物，吞下緊急備用的幾粒速效肥料。

我得吃藥。

我要吃藥。

我只能吃藥。

只有這樣做，我才能在眼前被霧化的教室空間中，繼續苟延殘喘的掙扎。

課堂鐘聲響起，我頓時恢復了一些精神。

可我沒想到，在這樣的氛圍裡，我被藤蔓緊緊纏住，往常那些對我而言淺顯易懂的知識，全部變成了天書，強硬的灌進我的大腦，而我吸收不了。

我試圖將自己的目標轉移到教科書上的其他文字資訊，可是泛紅的眼眶和嗡嗡的耳鳴，令我內心煩躁不安，無法閱讀。

這節課的老師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狀況，當然，也有可能是他依舊認為我們班的氣氛柔和，或是單純不想淌這混水。

所以他，讓我們，和周圍的同學一起討論。

為甚麼？為甚麼這樣對我？老師，看看我啊，至少我也曾經在你眼前閃亮過，就算是以雨後濕潤、陽光反射的泥土的姿態，但也依舊美好過。就這眉骨眼，要讓我尋找願意談論課程的對象，對於我而言無疑是巨大的痛苦，正因為我說錯的那些話、做錯的那些事，沒人會理我、沒人會在乎我。

我試著開口，聲音微小囁嚅，沒有人聽到，沒有人看到我。

這堂課彷彿在我消失的情況下，熱鬧的結束了。

在這堂課結束後，餘下的所有課，我都極力隱藏自己的存在。不透露自己的害怕，不張揚自己的緊張，廁所成了接納我的一隅。我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到處閃躲，直到放學。

因為我害怕那些似有似無的視線，鋒利的眼神帶著責備，使我痛不欲生，我無法為自己辯解。花兒們是不會在意低於她們一等的汙穢之物，但倘若不小心沾染上汙穢，花朵會千百倍的討回來——為了他們自身的乾淨。

後來，我在某次因緣際會之下，從班上對我比較沒有惡意的同學中，終於知道了她們對我的不滿之處。除了那天發生的事，花兒還吸收了謠言，茁壯成長。那些謠言是這樣說的：

「我」到處跟別人說她們霸凌我。

就是因為這樣我才必須吃藥，才會飽受這些痛苦。

可是我從沒說過這樣的話，我是多想大聲說：我是無辜的，我是喜歡妳們的，我是愛你們的。儘管我因為你們受了傷，可我從來沒有對其他人說過這樣的話。只是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樣，拾起地上的花粉，試圖強硬的摻和進你們，我想要自然、自然的成為一朵花，成為你們當中的一朵花。

於是我知道了，這整起事件，沒有人真正瞭解案情背後的真相。就連她們，也是因為聽信了謠言，丟棄破敗花葉一樣，將我丟在一旁。而沒有人願意聽腐花殘葉的解釋，沒有誰會問、沒有人在意，樂子才是真正的肥料。

而我在無形之中，也成為了讓她們痛苦的根。

歸根結柢，每個人都是無知的，或許當中還有人想要極力挽回這樣崩潰的局面，可結果卻是徒留我陷入黑暗的深淵之中。

那麼，如果說不知者無罪的話，所有人在我大腦裡的法庭審判，全部都可以被宣判當庭無罪釋放。

但是，這樣做的話，誰要為我受的傷買單？我那些留下來的疤痕，不能視作成堂證供嗎？

倘若這樣做，難道錯誤的人是我嗎？

無法理解，痛苦自此在我內心茁壯。

那些日月相處的溫暖，在陰暗角落苟延殘喘的我已經無法體會了。

從這之後，我去學校的時間日漸減少，唯一到學校的時候，都是被諮商中心打電話通知我過去商談，談我、談她們、談這件讓所有人受傷害的悲劇。而醫生和藥物，在那日閃爍的路燈後，小小診所的路程越發漫長，記憶越發模糊。

我漸漸的離開了她們，離開了學校，在家中頹迷。

有時候我不禁想，要是我那個時候，能用迂迴、溫柔的方式，結束這場打趣，是不是我就不會受到傷害。

是不是她們也不會因此變得有毒，從而凋零。

泥土接收了落下的種，吸取養分，更多的花兒習慣了毒藥，逐漸長出帶著惡意

的花朵們，然後腐敗、墜落於泥地。

直到後來我才發現，原來剝奪花苞綻放的施毒者是我自己。